

作客山中的妙處，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；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，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；你愛穿甚麼就穿甚麼；扮一個牧童，扮一個漁翁，裝一個農夫，裝一個走江湖的吉卜希，裝一個獵戶；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，你儘可以不用領結，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，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艷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，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，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；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，別管它模樣不佳，它們是頂可愛的好友，它們承著你的體重，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。

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，我竟想嚴格的取締，只許你獨身；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，尤其是年輕的女伴。……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，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，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，拘束永遠跟著我們，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；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，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，那才是你實際領受，親口嘗味，自由與自在的時候，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。

朋友們，我們多長一歲年紀，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，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鍊，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裏、在沙堆裏、在淺水裏打滾作樂，或是看見小貓追牠自己的尾巴，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，但我們的枷，我們的鍊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！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，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，你纔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，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，單就呼吸、單就走路、單就張眼看、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。因此你得嚴格的為己，極端的自私，只許你體魄與性靈，與自然同在一个脈搏裏跳動，同在一个音波裏起伏，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裏自得。

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，一經同伴的抵觸，它就捲了起來；但在澄靜的日光下，和風中，它的姿態是自然的，它的生活是無阻礙的。

(二) 鹿港斜陽

尤增輝

在現實潮流的衝擊之下，今天的鹿港已經變成一捲發霉的彩紙，不但昔日的光輝即將褪盡，甚至在一般人的生活裏，也快要淪為「被遺忘的小鎮」了！上了年紀的人，由於鄉土觀念的深重，總會緬懷鹿港過去的輝煌，並以出身於文化古常為榮，可是眼睜睜的看到中落的鹿港，已被許多暴發戶般的新興鄉鎮排擠到角落，只能敬陪末座的看人登臺表演，又感到無可奈何！

曾幾何時，鹿港的一切繁華猶如一場春夢，消逝於無情的歲月之中；日後除偶然見到三五漁舟點綴在蒼茫暮色之中，昔日片片飛帆的情景已成明日黃花！

佇立鹿港街頭，聽不到一聲火車的汽笛鳴聲，看不到張亮的紅燈綠燈；如果要買醉，請不要到鹿港，因為這裏根本沒有酒家、茶室；而僅有的四家小旅館，也因為客人稀少，設備簡陋，顯得格外冷清；偶爾，在夜晚的鹿港街頭，會出現三兩個外來的江湖郎中，在涼風中吆喝一陣之後，終因受不了冷清的場面，不消一夜的功夫，就將鋪蓋捲走了！

鹿港雖然由繁華趨於頹敗，由絢爛歸於平淡，而它確是本省文化的先驅；在現實的工商社會裏，它的破磚老屋雖然不討好，但它卻足以投映出一個輝煌的文化與本省淳厚的民情。開臺三百餘年，先民所遺留下來的古蹟，除卻臺南一地，要算鹿港最多，而臺南因隨時代的進化一直在更變中，甚多古蹟或已面目全非；幾乎被遺忘的鹿港，在發展上呈現遲滯狀態，因而在現代的潮流上，仍然保留著早期的街道面貌。

在這古老的鎮上，處處可以見到殘老的街隅、斑剝的飛簷、宏偉的寺廟、特殊的建築、以及那麼濃厚的鄉土味。行腳其間，在發思古幽情外，當使吾人油然生起對先民的敬意，與歷史情感的珍惜。那麼，在這蒼老的鎮上，我們將到那裏去找尋昔日痕迹呢？

當別人在張羅著怎樣過年的時候，我一個人懷著異樣孤獨的心情，漫步街頭，隨著急湧的人流，我竟走進擁擠不堪的菜場。那裏到處播散著一種混合的腥臭、污濁的氣味和漲潮般的嘈雜。看著那些蔬菜和魚肉，我陡地竟有一個中年人的心情。我竟想：假如我是一個女人的丈夫，幾個孩子的父親，在今天應該買些什麼，燒一餐可口的好菜？

現在，我怕，我怕寂寞真的會吞噬了我，但我對著它又是束手無策，它像是一個貪婪的傢伙，想喝盡了我的血。不論你走到那裏，坐在那裏，一種空虛、寂寞之感便在你的心頭升起，像一隻殘酷的大手，在向我亂抓。我更怕別人忘我的歡喜，和爽朗的大笑，因為那一片生命的騷動，會緊逼著我，逼著我面臨一座絕峭的懸崖。

真像一隻豬！有時我自己想著，想著，便黯然了。沒有一點顏色，不，是蒼白的，癱瘓的日子，我一如病在牀上的人，永遠爬不起來，又饑，又渴。想看書，我想拓展一下精神的領域。但我只有這樣，將永遠是這樣了嗎？

我被困在寂寞的峽谷裏。

沒有出息的我，又在想了，想那些我嘗得溫暖的日子。因為現在苦得很，回憶倒總會給你一點慰藉的，可是當你從回憶裏轉回頭來的時候，會更加沉重起來。

嘆息，嘆息，我是怎樣的改變了啊。我真有些不認識自己了。你說這可憐嗎？感傷，不，不只是感傷，我也煩躁，也憤怒。

我做夢似地，常常想望著有一份偶然的欣喜。但這偶然的欣喜又會從那裏來呢？我的心頭已張開著一張貪婪的大口，想吞噬什麼，一如虐待了我的寂寞那樣。

跟很多人一樣，初看「享受」兩個字的時候，以為一定要花大錢，一定要奢侈，才能享受。

那倒不一定！因為花錢有時雖也是一種享受，但是有許多享受，是絕對沒辦法用錢買到的！

第一次坐月子時，由於初為人母，雖然母親時常在旁指點，仍不免心慌意亂，又因為自己餵奶，小娃娃常不定時的哇哇大哭，不知道是不是又該餵奶了，因為不像吸奶瓶的娃娃，可以知道他吃下去多少。母親說，孩子睡時自己一定也要睡，否則會精神不濟，可是怎麼睡得著？坐在他的小牀邊，看著他，又疼他又氣他，又好怕自己演不好「母親」的角色。

這時一位長輩來看我，她娓娓說著她的經驗，並且告訴我孩子很快長大，不再需要她的事實。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。我開始去「享受」做母親的滋味。我明白了乾著急是沒有用的，於是每遇困難，總是隨時詢問，解決了任何一個難題，都能得到「享受」。

我明白孩子很快就會長大，會有自己的天地，到那時他會是完全的「另一個人」，所以在他還小的時候，全心全意信賴、依賴我的時候，我享受那份親密。

可見觀念的改變，是多麼重要的關鍵，同樣一件事情，用悲觀的態度去看它：「孩子的來臨使我完全失去自由，成天得看著他，什麼都不能做了！」這該有多可怕！心情一定不好，人也跟著「老」了。

我用樂觀的態度面對它，我做每一件瑣事時，都給它一個意義，我的人生便沒有浪費的時候。我要在孩子不再需要我時，能享受擁有甜蜜的回憶。當然，事情仍然是有著輕重緩急，若是拿任何理由來遮蓋真正浪費生命諸如賭博之類的行為，那就絕對無法享受到「享受」的真義了！

人生苦短，好好去享受每一種酸甜苦辣、喜怒哀樂吧！記住！境由心造，要擁有一個什麼樣的生命，完全操之在「我」。

我愛我的工作，把演藝當做終身事業，也把它視為終身伴侶。如果有一天自己不能演戲，我將感到萬分的寂寞。

那麼喜歡演戲，但檢討自己的條件，讀書不多，也不够聰明，與同行朋友相較，顯然相去甚遠，若只光憑興趣，要想成為好演員，實是奢想。正因如此，我時常帶著感激的心，回顧在軍中的十四年話劇隊生活。是它把我裝備得牢牢的，鍛鍊得好好的，這才使我踏入電影界時，能够僥倖獲得發揮。

有一段時間，我演了很多戲，甚至有過同一時間拍九部戲的紀錄，也曾有過七天七夜未曾睡覺。這樣忙碌的生活，心靈卻產生異常空虛的感覺，有時甚至恨不得隨時死掉。

有一個幻覺經常出現在眼前：我看到一個人站在那兒，他臉色凝重，心情憂鬱，表情冷漠；他不快樂，常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，不但厭惡生活，也厭惡自己的臉。那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我自己。這真是可怕而深沉的感覺。

我靜靜地省察自己，探究心靈深處，是何原因有以致之？終於找到了答案：原來，我失去了原則。人一旦失去了原則，便陷入後悔莫及與身不由己的痛苦深淵中。

我必須改變我自己。可是對一個四十八歲的人來說，要改變自己，豈是容易的事。不過我相信，只要堅持理想，努力去做，就不會太晚。

有個朋友，三十多歲時開膽囊切除手術，第二天他便能下牀了。四十九歲那年，我動同一種手術，我要求自己，開刀後一定要當天下牀。結果，我辦到了。

像這樣的自我要求與考驗，我不住地把它融入工作與生活中。剛開始時覺得非常艱苦，但走了一段路後，便覺一切豁然開朗，胸懷寬廣，心靈上獲得很大的安慰與信心，充滿著美好、愉快的生之喜悅。我慶幸尋回自己的原則，使生命有了重大的改變，並開始認真地生活。我將永遠紀念那「四十八歲的某一天」。